



展览现场。蒋肖斌/摄



宋绍定六年(1233)临江军学刻本《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四十卷》经文徵明、王世懋、李振宣等明清藏书名家递藏,世所罕见。视觉中国/供图



展览展示 天禄琳琅 藏书修复成果。蒋肖斌/摄

博览

清宫藏书 天禄琳琅 的两次重生

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人们都知道 四库全书,却未必听说过 天禄琳琅。其实,这两部书有着相似的来历,在中国近代也遭遇了相似的命运。8月4日,妙手传天禄 丹心鉴古今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 天禄琳琅 修复项目成果展,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开幕,讲述了这部命运多舛的清宫藏书在数百年来

的沧桑。天禄,是传说中的神兽,汉朝宫廷曾设天禄阁以藏书;琳琅,原指美玉及玉石之间碰撞的声音,常用以比喻珍贵的书籍。以此命名的 天禄琳琅 藏书,是清代宫廷珍藏图籍的精华与瑰宝,也是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宫廷善本特藏。

清乾隆九年(1744),高宗弘历命内廷翰林院检阅内府藏书,选择其中善本进呈御览,并在乾清宫东侧的昭仁殿内列架收藏,御笔亲题匾联,赐名 天禄琳琅,主要典藏宋、元、明刊本及影写宋本等珍稀古籍。

此后,天禄琳琅 的收藏日渐丰富,乾隆四十年(1775),清高宗敕令编写《钦定天禄琳琅书目》,书中所录古籍皆是人间珍稀,可谓珠玉毕集。然而好景不长,清嘉庆二年(1797),乾清宫失火,波及昭仁殿,乾隆时期收藏在昭仁殿的 天禄琳琅 前编书付之一炬。

于是,嘉庆皇帝敕令重修昭仁殿,并命大臣重

新甄选御花园与宫中各殿所藏珍籍,用7个月时间完成选目,重建 天禄琳琅 藏书。由于乾隆时期的 天禄琳琅 藏书几乎焚毁,现今所谓的 天禄琳琅 藏书,多是火灾后重建的后编。

这是 天禄琳琅 的第一次重生。后编书目的体例基本依循前编,所选书目更为丰富,多达600余部。

然而,清末,天禄琳琅 再次遭遇劫难。从1922年起,溥仪以 赏赐 溥溥的名义,将大批宫中珍贵的书画和书籍,盗运至天津英租界;1925年2月,被赶出紫禁城的溥仪前往天津暂住,这批盗运出宫的古籍又辗转于天津的张园和静园。

1934年,日本关东军将这批天津的 天禄琳琅 藏书运往位于长春的伪满 皇宫 小白楼;1945年抗战胜利后,溥仪逃离长春,这批藏书无人管理,大量散失。残存下来的部分,被装入13箱,移交给了当时的沈阳故宫博物院,后来又随溥仪被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溥仪离宫时,紫禁城仍尚存 天禄琳琅 藏书313部。九一八事变后,天禄琳琅 等珍贵古籍连同其他国宝,装箱南迁,在中华大地上流浪,上海、南京、贵州安顺、四川乐山及峨眉

1949年,这批文物被运往台湾,入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这一批 天禄琳琅 比起溥仪盗运出宫的稍逊一筹,但也是版本精良、品相较好的本子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通过政府拨交、私人

捐赠和单位采访等渠道,国家图书馆共收藏 天禄琳琅 珍籍279部,成为中国大陆地区收藏数量最多的单位。《天禄琳琅书目》(后编)中最为珍贵的版本,大部分保存在国家图书馆。

在这批 天禄琳琅 中,宋元版(含金刻本)有79部,大多数都是珍贵罕见的旧聚佳本,流传有序,许多系海内孤本,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物价值、数据价值。

不遇良工,宁存故物。20世纪60年代初,大部分 天禄琳琅 藏书破损严重,难以编目,国家图书馆只能挑出其中最珍贵的部分宋元版书先行编目,其余大部分古籍 沉睡 在书库中,一躺就是半个多世纪。直到2013年,国家图书馆启动 天禄琳琅 珍贵古籍修复项目,历时8年,国家图书馆精心修复了损毁严重的300余册 天禄琳琅 藏书。

在展览中我们能看到,元大德九年(1305)太平路儒学刻本《汉书一百卷》,之前表面生有大量霉斑,并存在泥渍、糟朽、残损等,修复后才让人得以一睹其真容。明成化九年(1473)内府刻本《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》,由朱熹手定其纲、朱熹门人赵师渊撰写其目。这本书原来瓷青绢质的书衣破损面积大,修复人员采用了补绢仿制与染色、做旧等修复方法,呈现自然老化的效果,真正做到修旧如旧。

这是 天禄琳琅 的第二次重生,也是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。

几多雅事消溽夏:古人避暑的衣食住行

吴 鹏

炎炎夏日,酷暑难耐,到了一年中最为高温高湿的三伏天气。古今同此溽热,古人虽不知电扇、无论空调,但并不妨碍在衣食住行上玩出别样的避暑境界。

衣:举之若无

在挥汗成雨的天气里,身上衣服自然是薄之又薄才足够清爽。中国古代很早就制作适宜夏季穿着的清凉丝制衣物。

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素纱襌衣,净重只有49克,如蝉翼般轻薄。把这件襌衣叠起10层,然后在下面放一张报纸,透过襌衣依然能清晰地看到报纸字迹。

这件襌衣之所以如此轻盈,和古蚕比较清瘦、所吐蚕丝既细且轻有关。现代蚕宝宝经过上千年的培育,比它们的祖先要肥胖得多,吐出来的蚕丝也是又粗又重,以致人们试图重制素纱襌衣时,竟然找不到合适的蚕丝原料。生物学家经过多年努力,终于将现代蚕宝宝退化成和祖先差不多的 健美 体质。但用这些 返祖 蚕宝宝所吐蚕丝制作的复制品,还是比原件重了0.5克。

在透气凉爽上比西汉素纱襌衣更胜一筹的,是南宋女子背心。古代背心是一种无袖衣服,最初贴身穿在里面,后来逐渐外穿。福州新店浮仓山南宋墓曾出土一件只有16.7克的牡丹花背心,仿如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所言 举之若无 真若烟雾。材质如此轻巧的背心上身,穿上定然凉意侵身,更别有一番绰约风姿。

食:齿冷于雪

华夏先民早就懂得取冰避暑,《诗经 豳风 七月》有言, 二之日凿冰冲冲,三之日纳于凌阴。每到周历二月即农历十二月隆冬时节,负责取冰的 凌人 会到冰面凿冰,到周历三月即农历正月储存在 凌阴 冰库中,等到夏天就取出放到 青铜冰鉴 即盛冰的青铜器皿上,用以消暑。

冰块除降低室内温度外,最大的用处就是冰镇食物、制作冷饮。据《楚辞 招魂》 挫糟冻饮,醕清凉些,可知东周时期就有冰镇的米酒。唐朝流行的消暑冷食,除了类似今天冰沙的 酥山 外,还有清风饭、槐叶冷淘等。清风饭主要原料是上等水晶米和类似冰片的中药龙睛片、龙脑末,用牛酪浆调制好后放进金提缸中,垂下冰勺 冰镇,待到 冷透 即可食用。

槐叶冷淘类似今天的 冷淘 或可凉面,将新鲜槐树叶捣成汁和面,做成细面条,煮熟后放进冰水或冰窖中的消暑冷食,冷却后即可食用。杜甫吃过槐叶冷淘后赞不绝口,赋诗云 青青高槐叶,采掇付中厨 经齿冷于雪,劝人投此珠。一碗下肚,暑气全消。

宋朝市井文化繁盛,消暑冷饮更加花样繁多,热播剧《梦华录》中的冰镇蜜瓜、红豆冰等只是全豹之一斑。宋朝有专门售卖冷饮的专卖店,杨万里有诗云 帝城六月日卓午,市人如炊汗如雨。卖冰一声隔水来,行人未吃心眼开。据《东京梦华录》《武林旧事》等笔记,当时的消暑冷食有麻饮细粉、冰雪冷元子、砂糖绿豆等,冷饮有紫苏饮、甘豆汤、椰子酒、漉梨浆、香露饮、姜蜜水、木瓜汁、乳糖真雪、白醪凉水、凉水荔枝膏、雪泡梅花酒、雪泡缩脾饮、五苓大顺散、甘草冰霜凉水等。

虽然今天的我们无缘一饱口福,但只是看一眼这些冷食冷饮的名字,无须入口就足以凉意上身,让我们能在这个溽暑感受到千年前 宋朝 的风雅清凉。

相比甜口的市井冷饮,文人雅士更喜苦口的荷叶酒即碧筒酒。荷叶性寒,有清暑利湿、清阳凉血之效。苏轼会将酒倒进拍取的荷叶中包好,等到 风熏日炙,酒香飘逸时,就在荷叶的叶柄中间穿孔,然后将叶柄弯曲成象鼻状,让酒顺着柄孔滑进口中入愁肠。此酒略带荷叶的微弱味

道,故东坡有诗云 碧箫(即筒)时作象鼻弯,白酒微带荷心苦。在中医养生观念中,苦利于心,微苦的白酒更能纾解夏日燥热。

住:凛若高秋

古代住房条件最为优越的,莫过于皇帝。皇宫一般都在京师地势较高的地方选址,且建有很高的台基。这种设计既在政治上凸显天子至高无上的威严,也能通风散热。西汉未央宫就高踞未央山上,比长安城里自然凉爽透气。未央宫内有清凉殿,用玉石为床,床上覆盖琉璃帐,加上各种清凉珍宝装饰,营造出凉爽沁人、清凉透心的水晶宫景象。

除皇宫外,在各地尤其是京师近郊山上建造行宫避暑,也是帝王消暑的标配。隋文帝曾在长安山上的天台山修建仁寿宫。此宫海拔1000多米,又处于杜水与马坊河交汇处,有醴泉、西海、玉女潭等水系环绕,微风徐动,有凄清之凉,三伏天气温也只有22摄氏度左右。

隋文帝驾崩仁寿宫终归是事实。故唐朝开国皇帝、隋文帝的外甥唐高祖李渊,就以隋文帝父子为 恶之,从不去天台山避暑。杀兄屠弟逼父退位的 高祖 不肖子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,于贞观五年(631)重修仁寿宫,因此地山有九重,故改名九成宫。翻修工程完工的第二天,太宗就迫不及待去九成宫避暑,惹得朝野议论纷纷。毕竟太宗身为太子不带父皇同享清凉,不符合传统孝道。

大臣姚思廉苦口婆心劝谏,太宗辩解说 朕患有气疾,暑辄顿倒,往避之耳,用高血压上头,受不了长安溽热的借口把姚思廉堵了回去。马周接力谏言,车驾此行,欲以避暑,太上皇尚留暑中,而陛下独居凉处,温情之礼,窃所未安,陛下您独自上山享受清凉,留父皇在山下忍受酷暑,良心不会痛吗?

太宗虽勉强 纳之,但仍然是说一套做一套,直到高祖去世前一年即贞观八年(634)夏天,才请父皇同去九成宫避暑。但高祖因为姨父文帝驾崩此宫的心理阴影,加之龙体欠安,不愿随马劳顿进山。太宗就下令扩建大明宫,以上皇消暑之所。大明宫刚刚开工,高祖就病情加重,很快于贞观九年(635)五月驾崩。故有学者猜测,太宗 修大明宫为太上皇消暑也是一种假象,否则,在高祖健康的时候为什么不为他修避暑之所呢。高祖无福入住的大明宫建成后,成为唐朝新的

政治活动中心,在避暑设计上也是煞费苦心。据《唐语林》,唐玄宗在大明宫临水修建凉殿,使用水车将冷水输送到屋顶,用冷水循环带走屋顶热气。同时让冷水沿屋檐自动流下,四隅积水成帘飞洒,形成人造水帘;再用 水激扇车 即水力摇扇对着水帘扇风,将冷气吹入室内, 风猎衣襟。这种制冷工艺在 暑毒方甚 的炎夏中,竟能达到 座内含冻 的降温效果,宛如一个古代版的 水冷空调房。

玄宗凉殿的消暑营造工艺翻新,后世子孙唐宣宗就在大明宫太液池别出心裁。据《唐语林》,唐宣宗有次召翰林学士韦澳、孙宏到太液池见驾。当时正值炎夏,两人都穿着极薄的单衣,一旁侍候的宦官见状脸上露出谜之微笑。韦澳、孙宏 初殊未悟,不解其意,等到落座回话,不一会儿就 觉寒气逼人,回头一看,有龙皮在侧。原来宣宗用 龙皮 即蟒皮挂在太液池宫殿四周,用以隔绝暑气。

皇室之外,大户人家居家必备降温神器有 叶轮拨风 自雨亭 等。据《西京杂记》,西汉长安巧匠丁缓发明用人力推动的七轮扇,连七轮,大匠匠相连,在巨轮上安装七个叶片,由人摇动手柄,带动叶轮快速旋转,搅动空气形成凉风,可以达到 一人运之,满堂寒颤 的降温效果。

据《封氏闻见录》,玄宗时期御史大夫王鉷曾借鉴大明宫凉殿制冷原理,在家中修建 自雨亭,并将水运送到屋顶,从檐上飞流四注。避暑效果虽无法向凉殿的 座内含冻 看齐,却也 当夏处之,凛若高秋。

经由王鉷的示范带货,自雨亭 就在这达官贵胄中流行开来。刘禹锡在刘驸马家体验过 自雨亭后,作诗《刘驸马水亭避暑》, 千竿竹翠散连红,水阁凉虚玉簟空。琥珀盏轻疑漏酒,水晶帘莹更通风。赐冰满碗沉朱实,法馔盈盘覆碧笼。尽日逍遥避烦暑,再三珍重主人翁。亭外是香远益清的莲荷,亭下是 更通风 的晶莹水晶帘,亭里是用天子御赐冰块冰镇的水果冷食,夏日消暑的逍遥氛围被长安营造得无以复加。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骄奢 的,莫过于杨国忠家族。据《开元天宝遗事》,杨氏子弟 每至伏中,都 取大冰块匠琢为山,在家中制作冰山,周围于宴席间,用于宴饮时降温。座中客人 虽酒酣各有寒色,甚至有 挟纩 即披锦衣袍以御寒者。



视觉中国/供图

行:松风冷袭衣

如果实在受不了家中高温,各种消暑神器、降温冷饮都无法抵御酷暑的魔法攻击,那古人就会放出最后的大招 走为上策,躲到山林深山、清幽古刹,去消散一身暑热。

宋人张抡在青山绿水间尽情释放身心的闷热,写道 炎天何处可登山,须于物外寻,松风涧水杂清音 宜散发、称披襟,都无烦暑侵,尽思避暑之趣。梅尧臣在中伏日那天赴妙绝寺避暑,高树秋声早,长廊暑气微;不须河朔饮,煮茗自忘归,禅房花木葱茏,长廊暑气渐消,吹着凉风,喝着凉茶,仿佛已入初秋。元人释英在农历六月踏入深山, 六月山深处,松风冷袭衣;遥知城市里,扑面火尘飞,畅享山野凉风惬意,吐糟城市热浪滚滚。

深山古刹之外,池边荷塘也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。宋人杨万里就在骄阳似火的暮热时节游玩荷池, 细草摇头忽报侬,披襟拦得一西风。荷花叶暮犹愁绿,低面深藏碧伞中。池水清幽、荷叶青葱、西风清凉,夏日里有如此赏心乐事,夫复何求。

晚明范允临曾在 铄金流火,五内俱热 的天气,携妻子到苏州宛转桥赏荷避暑,观 池中菡萏如铺霞族锦,嗅 晚凉香露扑人,再令少女七人 奏《水云》之曲,如此方 差足解暑。与爱妻流连于良辰美景时,范允临还不忘写信邀约友人, 能来一领荷香乎?

既已行至水边,那不妨登岸寻乐。据《武林旧事》,南宋临安百姓每到农历六月六,都会 登舟泛湖,为避暑之游,游船到 蒲深柳密宽凉 的方池 披襟纳水,直到月上始还。兴之所至,有人还会 留宿湖心,竟夕而归。

当然,相行为上策,静于 鄙视链最高端的避暑境界是 自然不动,清心静气。白居易曾在苦热时节赴禅寺避暑,见禅师足不出户端坐房中,遂于恒寂禅室题诗, 人人避暑走如狂,独有禅师不出房。非是禅房无热到,但能心静即身凉。回到家中后,白居易也效法师师独坐院中消却暑热, 何以销烦暑,端居一院中。眼前无长物,窗下有清风。热散由身静,凉生为室空。此时身自保,难更与人同。任他暑气腾,我自守心静气。只要心无杂念,胸中自有凉意漾出。(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)

读书

赵柏田

什么是风雅?我在《极致审美 晚明南方士人风雅录》里说,风 是国风,关乎饮食男女;雅 指趣味,更有一种精神的高洁在里面。风,一个唇齿音,气流轻轻推出;雅,一个平坦的元音,似门被轻轻推开,又似古人临风吟诵。风雅合在一处,指涉一种生活形态,一种物质性和精神性高度结合的生活。

这种消弭了艺术与人生界限的生活在晚明 一个风华而又奢靡的年代 趋于登峰造极,半个世纪的盛放之后,又遭时代的罡风强行摧折。弦已断,音已绝,大雅风流云散已久,但晚明士人对美精致的感受能力、精致的生活趣味已沉淀进了国人文化血脉深处。

日本俳人松尾芭蕉曾在一次讲演中说过,乾坤的变化,乃是风雅的种子。原来风雅的出处,就是随着四季更迭搏动的那颗灵动的心。只要心足够放松、自如与优雅,好的风景、好的人、好的句子,就会时时把它弹拨。都说现代生活关系千万重,充满重重焦虑,但此念一动,游目骋怀,通过阅读重拾一份优雅的心境,也不是没有可能,以下是我开列的一张 风雅书单。

列在这份书单第一位的,是张岱(字宗子)的《陶庵梦忆》。张宗子出生绍兴世家,自称少为纨绔子弟,极爱繁华,好精舍,好美婢,好妾童,好鲜衣,好美食,好骏马,好华灯,好烟火,好梨园,好鼓吹,好古董,好花鸟。这位大玩主,在我看来乃是天下一等风雅之人。

《陶庵梦忆》与晚明市井种种,绍兴灯景、虎丘中秋、西湖香市、杭人看月,也写上流社会的宴饮交游、古玩玩弄,看他兴兴头地说茶楼酒肆、放灯迎神、说书演戏、斗鸡养鸟,直似一幅晚明南方浮世绘。

张宗子生于16世纪末,是个浮华年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,到他写这部回忆录时,已是穷困不堪的晚年光景。他回顾自己的一生,检讨说 种种罪案,从种种果报中见之,繁华靡丽,过眼皆空,五十年来,总成一梦。说的是自家身世,也是对那一撇过早夭折的文明之花的一声叹息,是对那个精致时代留恋而惆怅的临去一瞥。

他写童年时代在祖父的天镜园读书,窗外高槐深竹,一层层绿,连书卷上的字也都透着绿意了(幽窗开卷,字俱碧鲜)。又说登上城外龙山看雪, 万山载雪,明月薄之。而他32岁那年在镇江金山寺率家班演一场夜戏时,那月光则从林下漏下,疏疏如残雪。

他写的去南京找阎老子斗茶的故事,写与朱楚生等一千文艺青年坐船去定香桥看红叶的故事,写陈洪绶在西湖岳庙夜追一个女子的故事,笔墨热闹如同小说。他写交游的同时代女子,笔端更见深情,说朱楚生,色不甚美,楚楚谬误,其孤意在眉,其深情在睫,其解意在烟视媚行。说王月生,长得如出水芙蓉,又性情冷淡,与其公子同寝食半月不吐一言,某日口动,也只 家去 二字。写秦淮河房,则是 茉莉风起动儿女香奁,非真风雅者能有此文笔。

1632年冬,张宗子住湖心亭看雪,天与云、与山、与水,上下一白,湖上影子,惟长堤一痕、湖心亭一点,与余舟一芥、舟中人两三粒而已,世上自许风雅者多矣,谁人有此痴绝?

苏州文氏家族,堪称吴中风雅之渊藪。大画家文徵明的曾孙文震亨,自小身受绮丽的南方风雅文化熏陶,三十出头时写了一本书叫《长物志》,书分室庐、花木、水石、禽鱼、蔬果、书画、几榻、器具、位置、服饰、舟车、香茗十二卷,前五卷谈园林基本构建,后七卷谈世家所用器物的样式及摆放品位。将精神奇寓于器物,这本书最为鲜明地显示了这一明人风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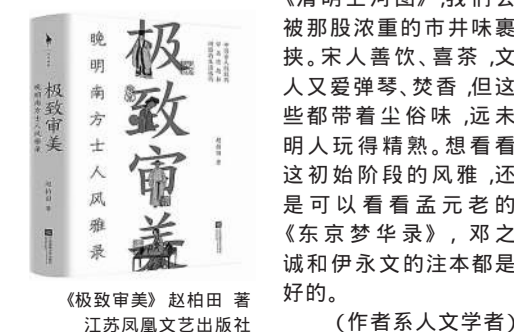
何者为宜,何者不宜,在晚明这样一个消费社会,如何使用物、消费物自有一定之规,这不是文震亨一人推许的高雅,《长物志》只不过从中抽取出了一套普遍的规则。譬如他谈窗,用木为粗格,中设细条三眼,眼方二寸,谈香炉,惟宜铜彝炉稍大者,最为适用,乌木最佳,紫檀、花梨俱可,忌菱花、菱花诸俗式,都有很强可操作性,是不是可以作为今人追慕风雅的实用指南?

文震亨用 长物 经营起来的这个世界,更多体现的是人与物的共生关系,这是明人风雅的基石。后世沈三白的一册《浮生六记》,把这种风雅扩展到人与人之间,深入到日常生活每一处皱褶和肌理,去体察与观照。书中记述的与妻子 芸 的闺房之乐、闲情之趣,伉俪之情深笃,更让人觉恬淡生活之楚楚可爱,以致林语堂向西人译介此书时,把 芸 推许为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。

沈三白是苏州人,不是名门之后。据命平伯等人考证,可知他以游幕为生,做过一些小生意,也卖过画,喜欢园艺、旅行,偶尔濡毫挥纸,也全是真性情。此人身处乾隆年间,此时去晚明已近两百年,可见风雅一脉,也是代有传承。

这种闲适、优雅的情味,当代在汪曾祺的笔下可见其余绪。汪是小说家,沈从文的弟子,留世文章不多,又是 撷草打兔子的 心态去写,然一册《蒲桥集》,谈掌故、谈吃食、谈西南联大师生,闲适中自有深情。

近年多说宋人风雅,但在我看来,宋人生活最为人称许的,还是商业繁荣带来的市井味。看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我们会被那股浓厚的市井味裹挟。宋人善饮、喜茶,文人又爱弹琴、焚香,但这些都带着尘俗味,远未睹初阶阶段的雅趣。想看这明初精致的风雅,还是可以看看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,邓之诚和伊永文的注本都是好的。(作者系人文学者)



《极致审美》赵柏田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(作者系人文学者)



扫一扫,听赵柏田朗读